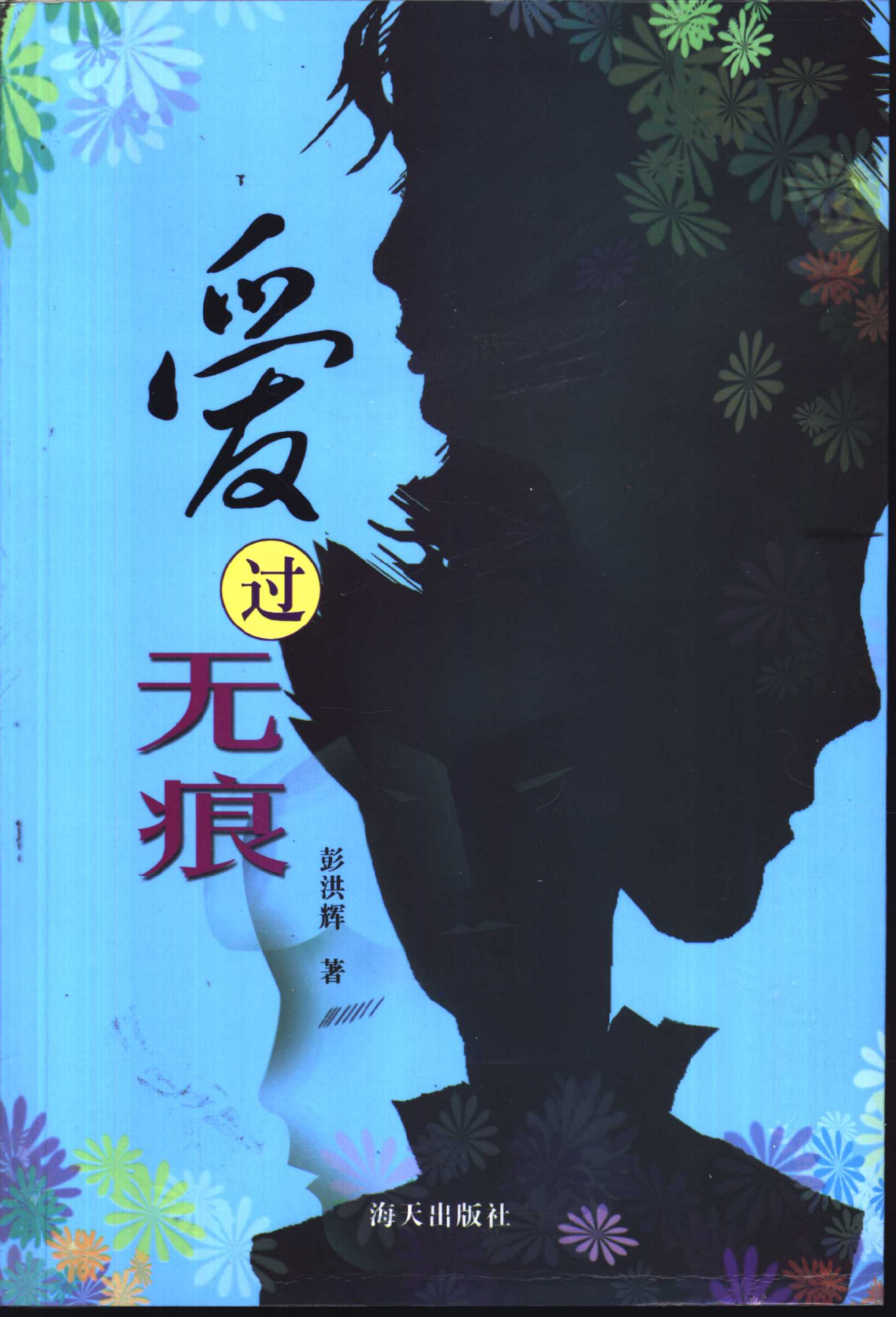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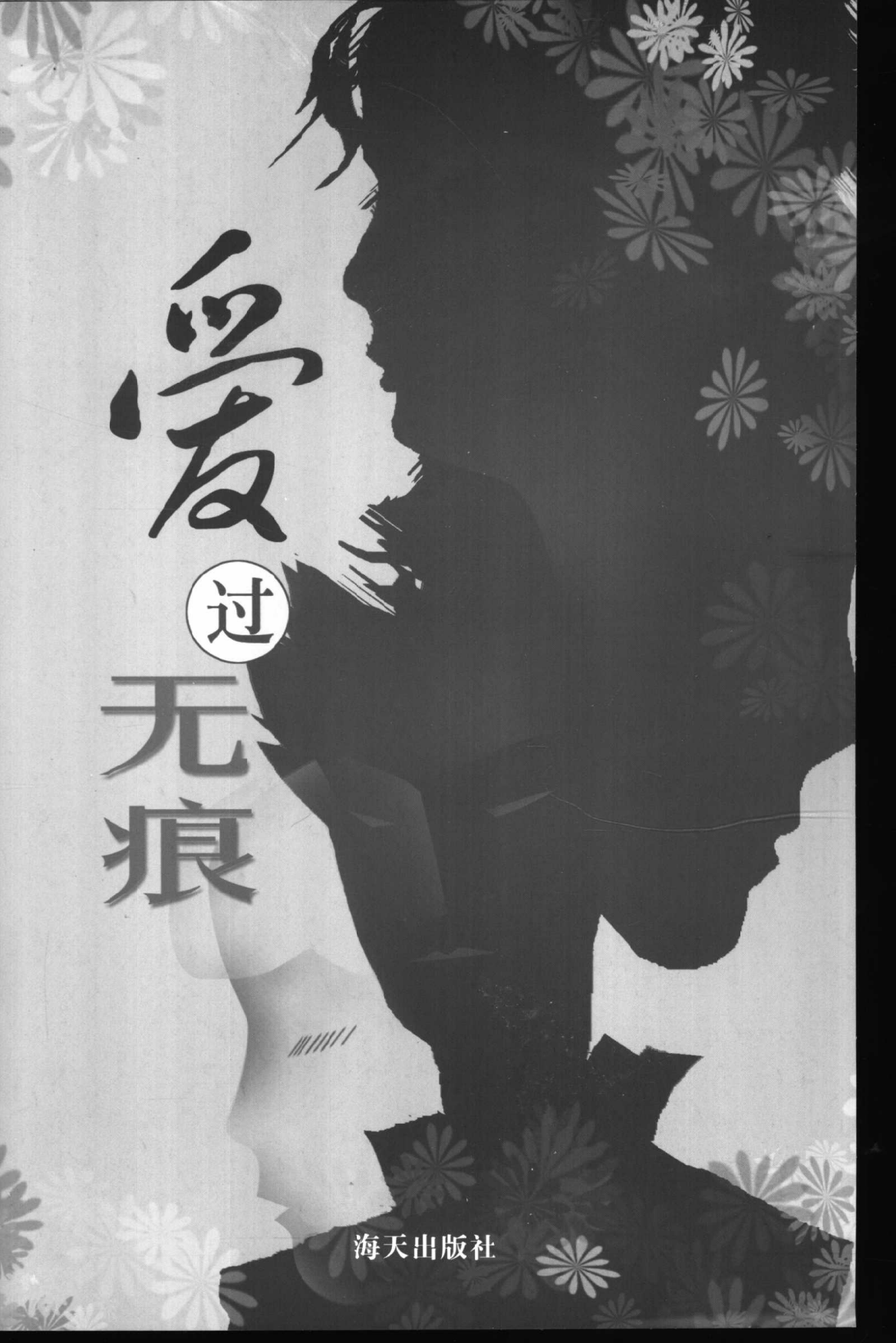




爱 过 无痕

彭洪辉
著

海天出版社



爱 过 无 痕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过无痕 / 彭洪辉著. — 深圳 : 海天出版社,
2003.8

ISBN 7-80654-954-4

I. 爱... II. 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7354 号

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综合大厦 518033)

<http://www.htph.com.cn>

责任编辑 : 王 蕾 封面设计 : 李 萌

责任技编 : 陈 炯 责任校对 : 刘翠文

深圳市海天龙广告有限公司设计制作输出 Tel: 83461000

深圳建融包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海天出版社经销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 9.375

字数 : 250 千 印数 : 1-5000 册

定价 : 15.00 元

海天版图书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1

真是不可思议。

柯柳、余晖、黄燕琼，这三位在华南金融学院被男生们评为三大校花的大美女，竟然同一时间被一位已经成了家立了业的成熟男人深深地吸引住。那吸引力产生于瞬间，异常强烈，令她们终身难忘。

唉，感情这东西真的不好说！

故事就从楚天越回他的母校——华南金融学院讲课说起。

这一天，正值西俗愚人节。

如今的大学生，什么元宵节呀端午节呀中秋节呀统统可以忘记，可以不过，但在愚人节这一天谁都不敢掉以轻心。而那些活泼好动的男生，更不会作壁上观，似乎不在这一天做出点令人难忘的事情，以后回首就会一片空白索然寡味一样。这不，在国际金融系外汇专业98届毕业班里，一帮男生乘上午的“国际金融形势分析”报告会未开始，在课室里演出着一出“闹剧”。

“亲爱的，你真是一个让我朝思暮想牵肠挂肚的好女孩，我一直都在暗恋你，难道你一点都不知道？”一位男生站在讲台上手拿一封“情书”，装模作样深情流露地朗读着。他叫陈一波，长得高大健美，幽默风趣，是这个班的男生“发言人”。

另一男生，他姓刘名逸（人称“刘姨”），长得斯斯文文、矮

矮胖胖。此时，他站在陈一波的旁边，头戴长假发，单手叉腰，手指点着陈一波的脑门：“哼，你的脸皮是铜铸的还是铁打的？癞蛤蟆也想吃我这只白天鹅？！”他半男半女的样子和假扮女人的声音让人忍俊不禁。

陈一波继续朗读：“你知道吗？在每一个寂寞、孤独的夜晚，我的心、我的梦，都属于你。梦中有你，我才能安睡；梦中有你，我才能抱着枕头不流泪；梦中有你，我才不至于自慰到天亮……”

众多男生在台下前呼后应，“嘘”声一片。

刘逸得意忘形地配合着：“我感觉不到你的真情，我猜不透你的内心，我享受不到你的快感，我……我恨死你！”

全体同学不分男女哄堂大笑。

“‘刘姨’，你不要侮辱我们女生！小心姑奶奶我等会儿扁你一顿！”一位女学生带着愤怒的口气站起来说了上面一番话。她就是黄燕琼，穿一件橙色带花点的紧身短袖上衣，高高耸起的胸部绷得紧紧的。娇柔俊俏、甜蜜红润的脸蛋显得迷人、可爱。

“对，你们这些男生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存心戏弄我们这些白天鹅！”一个长着一对丹凤眼，五官端正，俏丽中透着聪颖，还隐约有一股子泼辣傲气的女同学余晖，在边上与黄燕琼一唱一和地对付着台上的两个大男人。

陈一波不甘示弱地大声继续朗读：“你听我说，与你的感情遭遇战中我输得弹尽粮绝，精疲力尽。关于爱情的企盼一次又一次地在无情的风中成为无法实现的童话。爱上你是我一生的错，是我一生最糟糕的经历，但也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日子，因为，因为我对你太过在意！”

几位男生在台下扮演着“角色”，呜呜大哭，场面逼真！

刘逸“温柔”地回应：“我，我很快就要回海口结婚了，但



新郎不是你。哈哈哈……”

同学们不约而同地望着黄燕琼，因为这个班只有她和她男朋友鲁浩然来自海口。

“你……”黄燕琼的脸“腾”地通红，她的男朋友鲁浩然也羞得不知所措。

陈一波继续做戏：“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还没等他说完，黄燕琼已经跑上讲台：“好啊，你们这帮王八蛋，竟敢戏弄本姑娘，信不信我剥掉你们的皮？”

陈一波和刘逸夺路而逃。同学们被逗得乐不可支，气氛一涌而至顶点。

“你们别闹了，开玩笑要有个度，大家这样亮着嗓门起哄，其他班的同学还以为我们在吵架呢。我们都要毕业了，给老师和其他同学留个好印象吧。”班长柯柳站起来制止着大家。

这个柯柳，富有朝气的脸儿，红润润的；眉很黑，双眼闪烁着爽直的光芒；身材中等且匀称。她是一个聪明大大胜于美貌的女孩子，而令人佩服或妒忌的焦点在于她居高临下的学业成绩，更要命的是她有一个财产以亿计的好父亲——而她还是独生女，这让许多男生存有幻想。因此，在班里，柯柳的威信无人能及。她这番话，倒让这些喜欢打闹的同学安静下来了，大家默默地坐回各自的座位，拿出笔记本，等着一场他们视之为毕业前总动员的报告会。

“你猜这场报告会会是谁来讲？”余晖压低嗓音问旁边的黄燕琼。

“谁知道是哪位老领导、老前辈来讲这个老掉牙的所谓报告会！”黄燕琼不以为然。

“会不会是一位帅哥？”余晖半开玩笑地说。

“但愿如此。不过，如果是一位人见人爱的帅哥，你可不能独吞哦，我会跟你争的！”黄燕琼以戏谑的口气对余晖说。

“花心，信不信我告诉鲁浩然？”余晖揶揄着她。

她俩正说着，课室外传来一阵窸窣的皮鞋声，国际金融系主任万雨宁教授领着一位中等身材、体格健壮，穿一套黑色西装，纯白衬衣上系着双结领带，年龄近30岁的男人进来了。

“这位是楚天越先生，是H银行南华市分行行长，他是金融界最年轻的高级会计师，也是我们学院外聘的最年轻的副教授，他还是你们的师兄。他今天报告的主题是‘国际金融形势分析’，请大家认真听讲……”

万雨宁教授一连串特别强调的字眼：行长、高级会计师、副教授、师兄……一下子把整个教室的气氛激活了，大家都为这位年轻师兄的到来而为之一振。没想到，在金融界享有盛名的楚天越行长原来这般英俊。无论是他那浓黑的眉毛，炯炯有神的眼睛，还是他那俊俏笔挺的鼻梁，以及微微浅笑时在他那红扑扑的丰腴面颊上泛起的两点笑窝，都让人觉得神采飞扬。这时，只见坐在前排的余晖把身子一挺，一对晶亮的眼睛，炯炯地视着楚天越。楚天越瞬间被前排的这位漂亮姑娘吸引住，他的眼光情不自禁地在她身上停留了一阵。

“楚行长，那就辛苦你了！”一向笑容可掬的万雨宁教授对楚天越说。

楚天越微笑着向万教授点头答谢。

“师弟师妹们，你们好！”楚天越双手往台上一撑，带着亲切风趣的口吻说。

同学们被他这一句亲切的开场白感动了，大家哧哧地笑了起来。

“本世纪正逢千年更迭。苏联及东欧国家解体，美国经济结构调整，全球经济一体化，中国经济起飞，互联网络迅速发展和普及，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世纪之交，大事纷繁，万象更新。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在座各位师弟、师妹开

始融入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非同一般……”

“这位老兄声音真好听！”黄燕琼对余晖说。

台上的他，一边激昂地说着，一边在黑板上写着。他的字，如同他的人一样稳重潇洒。

“……对当前国际金融形势的分析，我们有必要对去年7月开始在我们周边国家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或称亚洲金融风暴进行重点分析。这场金融风暴从号称亚洲‘四小虎’之首的泰国平地而起，席卷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然后迅速东进，横扫香港和台湾，得手后又北上，令创造过‘汉江奇迹’并刚刚体验加入‘富国俱乐部’——国际经合组织——之荣耀的韩国顷刻间溃不成军，一片慌乱；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也不能幸免，许多不可一世的日本大银行、大证券公司竟然一朝之间陷入濒临破产、倒闭困境……”讲台上的他，知识渊博，旁征博引，妙语连珠，语言幽默。

“……在这次亚洲金融风暴中，中国幸运地置身度外，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存在着四大防线——一是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着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平衡；二是中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三是我们的国际储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四是国家能有效地控制资本市场，同时资本市场逐渐开放……尽管金融风暴没有令中国发生类似泰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动荡，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多米诺骨牌停在了中国人手中，但对于潜在的金融风险我们要给予充分重视。目前，我国的金融风险主要表现在银行不良贷款率高，不良贷款的性质是国家风险和银行风险。这种局面是由国家财政、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三位一体的制度条件决定的。亚洲金融危机最初是由严重的不良贷款造成的。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不良贷款主要是国内的。因此，我们应该庆幸我们还有时间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问题，而不用付出牺牲经济的惨重代价……”他把道理阐述得多么精辟、

透彻，而采用的语言又是那样活泼生动，台下的学生越发觉得他风流倜傥，举手投足都带着一种韵味。

“他的‘魅道’如何？”黄燕琼细声地问余晖。

余晖使劲地点点头。长得活泼俊俏的余晖，从十五六岁起，就开始想象着将来真正属于自己的男人，不厌其烦地幻想他的容颜、气质和眼神。在大学的四年生活里，她试图从追求她的众多男生中找到她理想中的男人，但每次都令她失望。楚天越的出现，令她眼前一亮。他那历经风雨的眼睛让她年轻的灵魂得到心灵的安抚，他那安详、持重、风趣的气质是她以往所接触过的男人所难以相比的，他的才华、他的潇洒、他的淡定气息对于敏感多思的她更是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台上，这位行长的嘴就像上紧了发条似的，滔滔不绝，连课间休息时间都给他利用上了。同学们今天也特别认真，个个都凝神静听，连平时好动好说话的刘逸也出神地听着。

“……在当前国际金融形式动荡不安的环境下，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持续发展，在宏观调控上要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继续保持适度的经济增长；二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并解决好下岗工人的安置与再就业问题；三是提高银行的资产质量，减轻银行信贷压力，防范金融风险；四是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再度出现。”讲到这里，只见他稍作停顿，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展望 21 世纪的国际经济，有两个经济巨人分别屹立在东西两半球：一个是世界‘超级强国’美国，仍然具有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潜力，一个是拥有最多人口，最大经济规模的中国……作为跨世纪的年轻一代，你们任重而道远……”

下课铃声又铃铃铃响起来了，同学们正在诧异这两节课怎么过得这么快，只见这位师兄轻轻地拍拍沾满粉笔灰的双手，淡然一笑，说：“你们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后，大家都是我的同行，甚至有可能成为我的同事，希望有机会再见到各位。”

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他穿好西装下了楼，待余晖和黄燕琼清醒过来跑到走廊时，他已匆匆走到楼下，钻进早已等在那里的一辆凌志轿车，不久，就在操场拐角处消失了。

余晖长长地透了一口气，感到一丝丝怅然。

“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他呢？”她呆愣着问黄燕琼。

黄燕琼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

2

吃过午饭，同学们陆续回到宿舍准备午休。

“哎，奇怪，你今天中午怎么不睡觉呢？”看到平时习惯一回到宿舍就躺在床上的余晖失神地呆坐着，从外面刚回来的李晓璐好奇地问。

李晓璐这姑娘生得细眉小眼，笑起来的时候眼睛会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再配上她那两个小小的酒窝，给人甜甜的感觉。

“她还在回味上午那位年轻的楚行长呢！”黄燕琼走过来诡眉诈眼地说。

“你再胡扯，信不信我揍你？”余晖挥着拳头吓唬黄燕琼。

“听说他27岁就当分行行长了，是不是有靠山，有背景呢？”宿舍的同学们都坐了起来，围绕着这位年轻行长七嘴八舌地说开了。

“对呀，如今社会，如果没靠山、没后台，哪能这么年轻当大行长呀！”不知谁插嘴道。

“不见得，看他讲课的风格，就知道他能力很强，我看他肯定是靠自己的能力当上行长的。再说，现在20多岁当行长、当县长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余晖替楚天越打抱不平。

“我说呀，他肯定是给某一高官当女婿了，自古以来，这是

男人当官的最佳途径！”李晓璐不遮不掩地说。

“他结婚了？！”余晖先是怔怔地听着，后来，猛然冒出这么一句。

“你有没有搞错？他贵庚了？差不多30岁的老男人了，怎么可能还没结婚。我看，他小孩都在拍拖了，哈哈！”李晓璐开心地咯咯大笑。

“算了，要不要我帮你到南华市跑一趟，一五一十替你打听清楚，免得你以后朝思暮想。”黄燕琼半开玩笑地对余晖说。

“你……”余晖当即紫涨着脸，拎起枕头朝黄燕琼扔去，黄燕琼头一偏，枕头刚好打在正躺在床上的柯柳身上。心情本来就不舒畅的柯柳此时猛地坐了起来，大声吆喝着：“干嘛呢，你们？是不是吃饱了没事干了？”

正玩得兴趣盎然的同学们一下子都窘得哑口无言，立即停止了打闹。柯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拿起枕头使劲地盖在脸上。余晖见状，心中暗想：“难道柯柳也被他迷住了？”

余晖的猜测一点没错。对楚天越这位师兄的情况，家住南华市的柯柳比其他同学知道的要多，她父亲也曾在她面前提起过他、称赞过他，但柯柳一直未曾见过他。今天，当他在自己眼前出现时，他的博学多才和翩翩风度折服了她。两节课下来，实际上柯柳没有学到什么，倒把他的微笑，他说话的神态，他的五官特征，全部记在心头。他的形象已经开始在她心里扎根。而此时的她也意想不到，这次短暂的相遇，竟然成为他们之间一段不寻常姻缘的开始。

在柯柳的这个年纪，感情世界渐渐由充满激情狂热变得趋于平淡，而对于感情的判断亦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变得成熟。一切随缘的心态让她从来不去奢求什么，她害怕不自然的接触会将爱的外壳折磨得千疮百孔。因此，尽管周围很热闹，追她的人、恋她的人、爱她的人很多，她却在感情世界里始终无法把握

住属于自己的东西。与楚天越相遇之后，她的心里突然荡漾起一阵异样的感觉，这感觉麻酥了她那拥塞着渴望、矫情、惶惑、无所适从的少女的情怀，朦朦胧胧之中，她觉得她很喜欢像楚天越这样的男人……

“班长，你的电话。”隔壁宿舍的一位同学走过来叫柯柳去听电话。柯柳宿舍的电话由于平时太多男生打来找黄燕琼而被李晓璐破坏了。

柯柳匆匆爬起来到隔壁宿舍拿起了电话。对方是她父亲的司机朱荣。

“柯柳，董事长叫你星期六早点回来。吩咐我星期六上午去接你。”

“我知道了。你不用来接我，我自己坐大巴回去！”她粗声大气地说，然后“啪”一声放下电话，气冲冲回到宿舍。

黄燕琼、余晖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从床上坐了起来，疑惑地望着柯柳。她们是班里公认的“姐妹花”，三人同属龙年出生，柯柳是大姐，余晖是二姐，黄燕琼则是小妹。对于这三位“校花”级大美人入学时被安排在同一班，学院其他班很多男生除了埋怨上天不公之余，不得不接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个规律了！

“我，我没事。”柯柳苦笑着对黄燕琼和余晖说，然后匆匆地跳上床，躺下后又把枕头压在脸上。

一会儿，隔壁宿舍又有同学过来喊：“黄燕琼，你的电话。”

李晓璐躺在床上不高兴地嘟嘟囔囔着：“真烦！”其他同学也跟随着大声唉声叹气。

黄燕琼听完电话回来压低嗓音对柯柳说：“姐，我和鲁浩然去一趟市里，采购些纪念品回来，毕业时送给同学作个纪念。下午没课，你给我们请个假。”柯柳不置可否，黄燕琼有点难堪。这时余晖走了过来，在黄燕琼耳边轻声地说：“你去吧，但要早

去早回。大姐心情不好，早点回来陪她走走。”柯柳此时突然坐起来对她俩说：“你俩周末陪我回趟家。”她俩使劲地点了点头。

待黄燕琼从女生宿舍的7楼走到楼下，鲁浩然开着一部全新铃木摩托车早已等在那里。她轻快地跳上摩托，摩托“呼”地一声飞驶而去，车轮扬起一大片烟尘。开着摩托的鲁浩然并没有那种令女生崇拜的威武潇洒，反而使人想起武二郎挑担子令人忍俊不禁的样子。对于黄燕琼这么一位“校花”级美人为什么偏偏喜欢这位矮墩墩胖乎乎且带点娘娘腔的鲁浩然，不单是许多男生不理解而被气得吐血，就连柯柳、余晖也暗暗惊叹，无法接受。

其实，只要了解了鲁浩然的家庭背景，就不难理解黄燕琼为什么会对他情有独钟。这个鲁浩然就是海南方信集团董事长鲁石堂惟一的儿子。而这个方信集团在海南甚至在全国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型私营企业，拥有资产不计其数。

3

晚上，学校的熄灯铃响了，柯柳疲倦地合上路遥《平凡的世界》，打了个长长的呵欠。灯熄了，余晖和其他同学又开始闲聊她们永远也聊不完的爱情故事。一阵闲聊过后，见柯柳一点反应都没有，大家就知趣地睡觉了。

宿舍里黑乎乎的寂静无声，有人已传出了轻微的鼾声。室内的那盆夜来香散发出一阵阵扑鼻的香气，柯柳深深吸了一口，闭上眼睛。

她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脑袋里好像灌满了好多好多的往事，理不清，剪不断。就这样在床上翻来覆去折腾了很长时间，她觉得自己仿佛在大海边走着、走着，眼前一片无边的

海水，忽然，一阵狂风吹过，温和的大海变得恶浪滔天，海面上有个女子在挣扎着。哦，她是谁呀？怎么这么熟悉？

那女子有一头漆黑的浓发，一双水汪汪的眼睛，面庞美丽而凄哀，穿着一件天青花缎的裙子。

“柯柳，我的孩子——”那女子冲着柯柳招手了。

“哦，是妈妈，我的妈妈！”柯柳伸出双手悲怆地呼叫：“妈妈，你回来，你回来呀！”

但那女子只在海浪上向柯柳招招手：“柯柳，柯柳呀——”

“妈，你为什么忍心离开我？为什么要抛弃我和爸爸？你说话呀，为什么？”柯柳泪流满面悲痛绝望地呼喊，“妈妈，你知道吗？我和爸爸天天盼着你回来呀！你不是说好就离开一阵子吗？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回来？你到底去了哪里？……妈妈你回答我，你怎么不说话呀？”

然而风越来越大，海浪也越来越高，那个女子的身影也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妈妈……”柯柳大喊一声。

“柯柳，你又发噩梦了？！”被她喊声吵醒的余晖探过头来轻声问柯柳。

“没事，你睡吧，别吵醒其他同学。”

柯柳抹去眼角的泪水，失神地坐了起来。她熟练地从自己枕边取出一张过塑像片，然后拧开小手电筒，照着这张有点发黄的旧照片端详良久，直看到照片上她母亲清纯漂亮的模样模糊起来。

柯柳把照片紧紧贴在胸前，又开始重涉已经在她脑海回旋过无数次的对母亲的追忆之路。尽管这种回忆每次都会加重她内心的痛苦，但她仍然痴迷地往回走。而每走一步，都能听到她母亲在远方的呼唤，而且声音越来越充满魅力。她始终认为像她母亲这样善良温顺的人也会过早离开人间，真是天地间最不可思议



爱，需要欣赏，需要呵护，需要珍惜……

的悲剧了。她甚至着魔般地想，终有一天，她母亲会回到她身旁。

正是这种对母亲长久的怀念，导致柯柳一直无法接受她父亲再婚的事实。虽然她很同情父亲，很尊重父亲，但一想到死去的母亲和以后要称呼一个只大她几岁的女子为阿姨甚至要叫“妈妈”，她又变得无所适从，心烦意乱。所以，从今天中午朱荣在电话里告知她父亲和李珊珊的婚礼将在这个周六晚上举行时开始，柯柳的心一直难以平静。

宿舍里仍然好黑好静，柯柳取出一张纸巾，轻轻擦去眼眶的泪迹，失神地望着窗外的天空。夜色很美，缀着点点繁星。动静不定的清凉的晚风，有时掠过宿舍外的梧桐树，树叶发出轻微的沙沙声；有时突然平息了，万籁无声，异常静谧。

4

刚进入4月，南华市白天的天气已经变得炎热，气压也很低，闷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余晖和黄燕琼站在豪华气派的凯悦大酒店门口，面前放着两张铺上红绸布的桌子。“欢迎光临！”余晖笑容可掬地对每一位前来参加柯德伦与李珊珊婚礼的嘉宾打招呼，并引导客人在留言簿里签到。黄燕琼则端着大盘红绢小花，让每一位嘉宾佩戴。两个人忙得汗流满面，不亦乐乎。

柯柳此时正站在她父亲柯德伦身旁，与李珊珊一起在门的另一边迎接前来祝贺的客人。柯柳虽然面带微笑，但从她微微颤动的嘴唇可以看出，她并不开心。心细的柯德伦当然理解女儿此时矛盾的心情。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一方面随和地应付着客人，一方面有意无意地转换一些话题与柯柳闲聊，尽可

能让柯柳感到父亲的关怀并没有因李珊珊的出现而淡化。

柯德伦虽然年近 50 岁，黧黑的脸已经有了风霜和劳累的皱纹而显得粗俗，但要是认真注意他那双仿佛能洞察一切事物的眼睛，聪明的人会看出这位潮汕汉子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作为南华市规模最大的私人企业南顺集团董事长，柯德伦的成功可说得上是传奇。从改革开放初期他与妻子陈凤仪、侄子柯若贤白手起家创办一家只有十多名工人的家庭式服装加工店快速发展到如今年产值达到几亿元人民币的大型股份制私有企业集团，其过程的酸甜苦辣只有他和陈凤仪才真正体会到。而最令他不能接受的事实是，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时，陈凤仪在三年前突然得乳腺癌离他而去。这突如其来的噩梦对血气方刚的柯德伦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随后的日子，他把全部精力放在事业上和对柯柳的培养教育上。直到一年前，只有 25 岁的四川姑娘李珊珊在他感情生活中出现，他才开始考虑重新组合家庭这个现实问题。

喜宴在晚上七点钟准时开始。

宴会的主持人是柯德伦的侄子柯若贤。此人三十有五，身边的女人走马灯似的换了一个又一个，到目前仍然还是王老五。柯若贤笑起来露出一排发黑的牙齿，带着一道谄笑光彩的眼珠老在不停地转动。今晚他特别殷勤，还带着主人的神气。只见他满脸通红，手里端着酒杯，到处打招呼，不停地给客人斟酒、敬酒，所到之处觥筹交错，哄声一片。这时，他来到柯柳的身旁，从服务员的托盘上取了一杯香槟，微笑着对柯柳说：“今晚是你父亲大喜的日子，你该去敬他一杯。”

柯柳对她这位堂兄一贯没有好印象，“不必了！”她绷着脸，没好气地回应一句。

柯若贤的脸上立刻掠过一阵不高兴的神情，但他很快恢复平静，变得若无其事、满不在乎，只有一点不能掩饰他内心的愤怒：



他非常明显地用力一口一口深呼吸，好像他很快就会窒息了。

“柯大哥，我敬你一杯！”黄燕琼举着酒杯站起来对柯若贤说。她不想让他难堪而破坏宴会的气氛。

“好，好，好，多谢你们的光临。”柯若贤乘势与陆陆续续站起来的客人碰杯，然后转到其他酒桌与其他客人谈笑。

“他刚才好像很不高兴。”余晖直言不讳地对柯柳说。

“我懒得理他。”柯柳无所顾忌地说。

“他很不一样，是吗？”黄燕琼在一旁低声问。

“他的性格跟我们家族其他人完全不一样。我最讨厌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两面三刀。”柯柳望了一眼正在客人堆里穿插应酬的柯若贤，继续低声地对余晖和黄燕琼说：“我妈妈在世时，他是集团下属服装厂的厂长，我妈妈则是管生产和设计的副厂长。他对我妈常常是表面敷衍，背后却不断设下圈套，令我妈常因厂里的事与我父亲吵架，而我父亲又常常是不分青红皂白责怪我妈，我妈有好几次都给气晕过去。”

“你父亲怎么那么信任他呢？”黄燕琼皱起眉头怔了半天说。

“他的社会关系很广，我父亲在业务上需要他的帮助和协调，而他在江湖上的确有他的一手。唉，我也不知道这是祸还是福。”柯柳的话显露出她的无奈和不安。

“是他，是他！”余晖望着酒店大门好像突然发现新大陆似的大叫一声。

“干什么大惊小怪？”黄燕琼不解地问。

“我看到给我们上课的那个楚天越行长！”余晖喜出望外地说。

顺着余晖的指引，她们看见楚天越正匆匆地走进酒店。

柯柳和余晖正愣着注视楚天越，黄燕琼说了一声：“我去招待他。”然后，一阵风似的跑出宴会厅。